



中国古典

文海

宝库

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

# 中国古典文学宝库

第八十四辑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(全一百三十二辑)

## 第八十四辑目录

###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叙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3)   |
| 卷之一 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 .....       | (4)   |
| 卷之二 子路问强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1)  |
| 卷之三 公冶长可妻也，虽在纆继之中，非其罪也 ..... | (24)  |
| 卷之四 宰予昼寝 .....               | (32)  |
| 卷之五 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.....          | (42)  |
| 卷之六 臧文仲居蔡 .....              | (58)  |
| 卷之七 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 .....          | (68)  |
| 卷之八 孰谓微生高直 .....             | (76)  |
| 卷之九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.....        | (87)  |
| 卷之十 有澹台灭明者 .....             | (96)  |
| 卷十一 孝哉闵子骞 .....              | (105) |
| 卷十二 叶公问政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17) |
| 卷十三 羿善射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27) |
| 卷十四 卞庄子之勇 .....              | (144) |
| 卷十五 直哉史鱼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61) |
| 卷十六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 .....         | (168) |
| 卷十七 柳下惠为士师 .....             | (175) |
| 卷十八 齐人妇女乐季桓子受之 .....         | (186) |
| 卷十九 管仲以其君霸 .....             | (194) |
| 卷二十 王欢朝暮见 .....              | (206) |

- 卷二十一 段干木逾垣而避之…………… (214)
- 卷二十二 墨氏兼爱…………… (224)
- 卷二十三 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…………… (237)
- 卷二十四 公输子之巧…………… (245)
- 卷二十五 师旷之聪…………… (254)
- 卷二十六 淳子髡曰…………… (271)
- 卷二十七 子产听郑国之政…………… (284)
- 卷二十八 逢蒙学射于羿…………… (307)
- 卷二十九 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…………… (320)
- 卷三十 伊尹相汤…………… (329)
- 卷三十一 百里奚自鬻于秦…………… (338)
- 卷三十二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…………… (347)
- 卷三十三 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…………… (368)
- 卷三十四 秦穆公用之而霸…………… (379)
- 卷三十五 王豹处于淇…………… (394)
- 卷三十六 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…………… (402)
- 卷三十七 孙叔敖举于海…………… (411)
- 卷三十八 杨子取为我…………… (426)
- 卷三十九 晋人有冯妇者…………… (439)
- 卷四十 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…………… (449)

#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

明朝·佚名 著



## 叙

今夫理之与趣，分途相隔如间鸿沟，道里相远，如分胡粵。若古于此留，理轻于彼此，不谅趣之足以久存，而谓理必于不朽者，此靡哲所以不愚，而风流因之疑丧也。听其一句为端，千言为委，一人为宗，百事为缀，拟之泼水于空，如珠如雾，泻泉遍地，或折或旋，旋折非清地之刑，珠雾岂泼空之象，庶几谭理之家若得一技也。虽与村老瓠经体具神妙，即共童蒙稽考，物象咸存，言既取于通俗，说自寄于从先，沙虫画沙，水虫画水，楚不必嗤越之侏离，越不必嗤楚之馭舌，庶几趣而兼理之家，亦得一宗也。自此书出，理非仅奇，趣不单行，玄黄大沓，韦编同末叶之书，罔象俱迷，龙马均蠹鱼之迹矣。岂特神通而著出鬼哭，而品质行端言恣，貌恂恂馥馥，望而知为学儒也。非理也；从理者也。滑稽诙谐，俚语伪调，笑笑眇眇，听而知为侠邪也。非趣也，从趣者也。理之规步胶，序刑范，六经其尝也，亦有进之乎？趣者则于理也，超超矣。譬之离明为火，出于木而变，尝巽下为风，生于火而同革也。至于趣之皮毛无关神情，在理之不可全诘也。面无正容，目无定睛，口喃喃而欲语，足跳跃而不体，寄心于盆盎草木之间，摩挲于禽鱼书画之事，以为清也，以为韵也，总之为趣也。进而与之考古，则南生而蛮语；与之论人，则夏虫而说冰，落乎其无所置对也。今世于四子之书，有讲习者，则纯乎理而寡趣，学士之韦编几绝，书生之听诵欲卧；叩其事理之源流，圣贤之本末，影猜响觅，有如射覆。所谓理已不备也，安得有趣哉？人知安详之为理也，而不知奇幻之亦理也；人知清质之为理也，而不知新艳之亦理也；人知块静根深之为理也，而不知石之能言，木之能飞之亦理也。岂非言理者之非理，而非理者之深有当于理哉？故坎白坤黑兑赤艮白既殊离卦之文，二黑三绿四碧九紫又见乾凿之度，

即谓木丹叶而绿英，练本青而梁白，旨定以立名，言习以成性，是指骊马之皆黄，慈乌之皆白，九蕝之草无青枝，千鹭之身无白羽也。其于理也是矣，于趣也是矣。此人物演义所以从理则理，从趣则趣，无泥之理而趣乖，泥之趣而理阻也。上哲之流读之为理，故理行而趣不死；中智之人目之为趣，故趣减而理不灵。趣艰粟飞也哉。

庚辰秋仲磊道人撰于西子湖之萍席

## 卷之一

### 楚国无以为宝 惟善以为宝

言思君子温如玉，美玉从来价独隆。

却怪人间多兀突，只随口舌斗机锋。

这四句诗，是说那贵人不贵物的把柄，只为其中也有说得行得的，也有说得行不得的，也有不曾说出、一心要行的。大凡人生在世，居下位者，必择良友，居上位者，必求贤臣。那些玩好嗜欲之物，一毫也不可沾染，若是略略分心去了，那里还记得什么好人歹人，昏懂懂过了一世，把君臣朋友都弄疏了。所以说道：

从来玩物多丧志，不是人迷是自迷。

若论珠玉币帛等类，是不该在玩。好内算的，祭天地、祭宗庙，那一件不用着他？见天子、见国君，那一次不用着他？就是人家会大宾大客，遇大婚大丧，那一番不用着他？不比狗马土木，可以丧身亡国。若是一心耽恋珠玉，只怕比狗马土木差不多了。正是：

人心若果多偏好，便是沉沦苦海中。

有一等人，体备道德，游心自然，把一切外物任其倘来倘去，这是最上乘的了；有一等人，苦心学问，敬士尊贤，又能禁嗜绝



欲，清静守正，这也还是上号的；又有一等人，内怀臆慕，口说雌黄，只将虚文夸耀于人，就是当时的人，也被他压倒了，就是圣贤也取他这番话说说得有理，只是在他自己身上未免有些霸气，难逃后世报应；又有一等人，心内只想功名，口中只念珍宝，或时听着别人说话，也觉目睁口呆，只他念头上决不肯放松。就是自家眼前不能得的，到子孙手里也毕竟成就了，这也是坚心之报。正所谓：

欲知后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

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

如今试说一个宝玉的故事。当初春秋周末时，列国中惟有晋楚最大。他国家既已强盛，君臣们未免就在玩好上去做些工夫。所以，晋有良璧，名为垂棘，楚有美玉，名为白珩，都是名闻诸侯，彼此交羨的。那时，两国的臣子也都好着奇珍异宝，大家不以为怪，只是霸国之余，外面又要说得冰清玉洁，不肯轻易应承，这便是他们的毛病了。且说楚昭王驾下一个臣子复姓王孙，名圉，人材聪俊，口舌便利。原是个读书有学问的人，又兼越历世事，把一个人竟造到绝顶伶俐的了。他也自恃才高，把人都不看在眼里。所以，官居下大夫之职，常是郁郁叹息，不能称心。有诗为证：

碌碌蜗蝇滚滚尘，英豪矢志赋阳春。

满怀空有昂藏志，徒向风尘寄此身。

他胸中也还服着两个人，一个是观射父，他在楚国现为上大夫，凡是一应四方往来的辞命，都是他来答应。你说那些训辞怎么只该是他一个包揽？也只为别人做来的，未免有些一差二误，若是经繇观射父的手笔，便觉妥贴停当。真个是胸中抱锦绣之奇，笔下具鬼神之妙。及至传之四方，那一个不钦服他？故此，昭王极其信任，一日也少他不得；满朝文武人人尊敬，个个拜服，就是王孙圉极道自己博雅的，将观射父比一比看，自然有些不及他处。当时国人有谣曰：

观射父、观射父，出言有威文中虎。

直竖齿牙啮蜀秦，横舒口吻吞齐鲁。

更有一个心服的，名曰倚相，现为左史，掌管训典兼领祭祀。他借物寓意，颇有讽谏之名，加以年丰岁熟，人民乐业，都说鬼神享福所致，这又是他祭祀的有功了。这些祝史之职，虽不算做尊显，倒恰常常得与君王亲近，甚是荣宠。王孙圉见他也觉谦退几分，况且理繁御剧，王孙圉自揣也觉才调不及当时国中。有谣为证：

左史倚相，福祐时降。

馨香意在鬼神先，规讽直居廷臣上。

王孙圉每每将此二人踉蹌付度，或时自觉逊让他一番，或时思想步武他一番，或时偏要高出他一番，故此谈论之间，只把这二人做个话柄，就是那个执政大臣，倒也不挂在他口角上。这是：

高谈肆志非无礼，傲骨从来不让入。

原来这些诸侯通好，全靠着聘问一节。比年一小聘，三年一大聘。小聘大夫往，大聘卿往。那时楚国正当小聘之期，昭公聚集众臣，差拨出使官员，其时众臣商议道：“别国都不打紧，只有晋国他是第一个大邦，况且又是楚国的对头，少有差错，却被别人取笑。只虑大夫中贤能的少些，观射父倚相，又是朝廷一日缺不得的。算来算去，到是王孙圉好，众臣一齐举荐他。昭王允荐，即便分付该衙门打点礼仪，并一应费用与围随人役等项，各各赍发前去。那时王孙圉领了这差，也觉欢喜非常，这也是有事为荣的意思。诗曰：

谁言下位录微长，聊寄蜉蝣楚楚肠。

今日飞腾应借翼，口含天宪往他方。

回至家中与父母妻子说了，大家都一齐欢喜。当下就整备酒席，阖家团坐。一边有许多料理家事的说话，一边有许多路上保重的说话，果然人逢知己，酒落欢肠，王孙圉竟吃得酩酊大醉。丫

鬢们一径扶到床上睡了，直到四鼓方才醒觉，把日间事情备细想了一回，把已后着数备细算了一回。那些一天欢喜都不知抛到哪里去了，心上反自有些懊闷。你说王孙圉为何到懊闷起来？他自想在楚国里平日不知夸了多少口，轻薄了多少人，自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。如今差到晋国去，只怕三晋这样大去处，必定有若干能事的豪杰，倘若礼文节目上被他捉了破绽，岂不可羞可耻？就是没有失误，也不能出言惊人，威威蕤蕤。这样回来，难免旁人背地谈论。想了又想，算了又算，不觉直到天明。只见家人们整备肴馔的，打点行李的，纷纷都起来了。那王孙圉是自己有正经事的，那里睡得牢，起身分付家里一番。只见管门的进来禀道：“陪老爷到晋国去的众官在前厅候见！有来聘问的故事，大夫做了正宾，还有上士、下士、中士陪去，唤做上介、中介、下介，这些来候见的正是为介的了。”王孙圉回复道：“此时事忙，少刻驿中相见便了。”门上人领命，就去复了他们。王孙圉吃了茶饭，别了父母妻子。出门来，竟去辞了昭王，领了礼仪，一直到城外馆驿中，会了一班同行的官员，点了长随的人役，上马去了。诗云：

无限心中事，匆匆未及言。

马嘶芳草地，人在梦魂天。

仙客羊车引，使星鸟道悬。

丈夫并无泪，不洒别离间。

一路前来，免不得晓行夜宿，露处风餐。幸喜得同伴人多，不苦寂寞，及至触起心事来，不觉沉吟半晌。你看路途中风景，果然可图可画。但见：

红尘亘道，白雾横天依栖。古驿壁上，无非风雨之痕。奔走长途，骑昔竟如渍汗之店。兵卒呵随，偏把辛勤控诉。官府供给，徒将恒打迁延。日暮犬声，惊客至晨光，鸡唱搅人眠。

不止一日，早已到了晋国都城。郡城中人物繁华，象丰豫，比着外方气象，又自不同。后人有古风一首单道晋邦之盛：

河朔称豪富，  
魏来天下传。  
士民多辐辏，  
济济尽英贤。  
辨说能惊世，  
奔腾若涌泉。  
五陵裘马子，  
游侠宛如仙。  
举袂成云矣，  
挥戈可代烟。  
绮罗间锦绣，  
金玉满市廛。  
积粟多红朽，  
盈箱半是钱。  
兵戈尽锋锐，  
卒马喜披坚。  
臣宰勤于职，  
君王独泰然。  
当今谁似此，  
天下莫强焉。

后人又有七言绝句一首，单表晋国累朝霸业，相继不绝。诗曰：

文公城濮雅登坛，  
景定襄灵世路盘。  
不似齐桓与秦楚，  
身终霸业遂消残。

却说晋国员役，接王孙圉到了公馆，当晚歇息。次日五更时分，王孙圉和众介们一齐起身，大家斟酌了一番仪文节目，随即行动，来到晋朝。少不得晋主自行客主之礼，王孙圉自行君臣之礼，这是有个一定的。旧规不必说得，果然大邦气象，昌明伟丽，比别国不同。但是，从中未免有几处僭拟天子的所在，这个便是他们的失礼了。只因楚国也有常去做僭拟的事，所以，王孙圉见惯了倒也不觉晋的不是。当下聘见礼毕，依然辞别出朝。过了数日，晋主亲行燕飧之礼，那时掌国的上卿便是赵简子。他原是赵宣子赵衰之后，累世俱为正卿，就是人人称说的赵孟之家了。他做人是极肯招贤纳士的，所以，当日孔子曾要西见赵简子。他闻得遽伯玉为政，就不肯起兵伐卫，这都是他的好处。只因世袭爵贵，又有贤名，未免凡事都率意些。他既做了晋国上卿，正不知见过了多多少少人物，就是这飧礼，正该是他料理的，他也只做等闲之事。你说那飧礼排列得如何？但见：

水陆并陈，珍奇齐列。馐羹汤，无非是牛羊鹿豕。醢浆加豆，半用着姜蒜葱茄。行献酬价换洗觥，告三餐主宾下咽。全仗周官三尺礼，好逼人间万种邪。

那时，晋定公端冕居上，赵简子鸣玉以相，其余还有许多趋踰奔走的官员自不必说。不多时，只见王孙圉透透迤迤和着众介们一齐俱到。但闻得闹哄哄一场，无非是些谦让拜揖的套子。少不得是定公自居上座，王孙圉坐了客位，赵简子在主位上陪了，其余介宾们依次而坐。那时，赵简子见王孙圉是个下大夫，那里肯用着心去对付他。那王孙圉又想着赵简子是个正卿，若能捉个空隙，折服他倒了倒是个绝妙的关节。见赵简子悠然自得，绝无踌躇顾虑之意，王孙圉偏自兢兢战战，暗作提防。起初，先说通和好，致殷勤的话，后来又说些国家的事体。两个渐渐说得入港了，那赵简子便把寻常这些游戏肚肠，趁口问他一句道：“楚之白珩犹在乎？其为宝也几何矣？”只见王孙圉便蹙着眉头细细算计道：我如今楚国里还有许多宝贝，把来说与他听，唬他一唬，也算得一节夸大的局面。又算计道：难道他偌大一个晋国偏没有几件宝贝的？他或者把这句话挑动我也不可知，我万一说得不多几件好东西，他或数出许多来，这便是打着他的拳窝了，倒不如另说一种番语说话，把这些宝物都说得一些也没用处，他又不曾打点这家说话，答应不来，岂不扫兴？这也是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的意思。算计已定，便就昂然对着简子道：“若说白珩，未尝为宝也。楚之所宝者，曰观射父。善于辞命，使四方诸侯无敢以寡君为口实。又有左史倚相，善于祝史，使上下鬼神无有怨痛于楚国，这便是楚国之宝了。若夫白珩，先王之玩也，何宝焉？许鬻之美，楚虽蛮夷，不能宝也。”这一席话把赵简子说得垂头丧气，默默无言。那王孙圉就觉得翩翩得意，竟不是起初那一种兢兢的光景了，举止行动也自添了无数光彩。虽则是违心之言，他也只图个一时快意，其余都不管了。那赵简子明明晓得玉也是该贵的，心中甚是不服，为

因没有一篇说话可以胜得他，所以只得郁郁而散。不过数日，王孙圉辞了晋君回楚复命。免不得昭王自有一番慰劳的光景，问寮亲友自有一番探望的光景，父母妻子自有一番叙别的光景。这也不必细讲。从此之后，那一个不说王孙圉善于辞令？所以，昭王也就重用他了。后来圣门都把这句惟善以为宝的说话，将来做个证据，可见玉是断不该宝的。有诗为证：

三湘荆楚信多才，晋国公卿何太呆。

言内输赢今已定，欲求反尔再生来。

数十年后，生出一个卞和，住在荆山之下。自从生他出来又没甚么传授，他偏生会相玉石的好歹。一日，望见荆山顶上发出异采来，他急忙走去看时却正是一块美玉，尚然孕于石中，他就取将回来。想道：这般美玉也不是寻常人家用的，况且当今国王甚是好收宝物，拿去献与他定有重赏。那时楚国正是厉王在位，卞和竟将此玉去献与厉王。呈使玉工相之。工人道：“此乃石也。”厉王大怒，把卞和刖了左足。那卞和只指望得些赏赐，岂知倒受了一场痛苦。不过数年，又是武王立了。卞和又捧玉去献，玉工相之，又道是石。武王又把他刖了右足。再过数年，是文王立了，卞和抱璧而泣。王使玉工破之，果是至宝。故此人都称为和氏璧，后来做了传国玺，便是万世的至宝了。这且不必多讲。此玉在楚不多时，又归于赵。那赵正是赵简子的子孙。因韩魏赵分了晋国，故此他也是一国之君了。那时秦国最强，欺心来要这璧，曾许把十五城与他兑换，赵也只是不肯。后来商量已定，遣文臣蔺相如为使，持璧到秦，与他交割那一十五城。那秦国其实是骗赵的。蔺相如预先使舍人怀璧归赵，自有单身在秦，不怕秦不送他回去。及至那秦国起兵伐赵，要夺这璧，赵又有武将廉颇杀得秦兵大败而去。秦国也只得无可奈何。赵国全亏着这廉蔺两个人。后来赵王去封禅西岳，那西岳神降言曰：“汝祖简子有功社稷，他曾一心想慕白珩不能遂愿。上天怜其勤劳，故降此和璧与汝子孙世守。此

璧繇楚入赵，况又美胜白珩，这便是报简子的功劳了。那卞和就是王孙圉的后身，因他作此夸诈之言，故两次刖足，所以治其诬语之罪。蔺相如就是观射父的后身，廉颇就是倚相的后身。只因美玉原是天地的精灵，比那些玩好的物件不同，故上天降此二人来辅助汝赵。保守此璧，尔国宜善待之。”赵王封禅已毕，就将这一段始末缘繇刊碑立石于西岳之上。故此登临西岳者都能传说这段故事。其余世人多未尝见云：

谁将美玉比贤人，上善曾闻旧楚臣。

试问祯祥传国玺，缘何万祀不生尘。

## 卷之二

### 子路问强

侠烈才称男子，精奇始号英雄。像心率意笑周公，礼法全然不懂。不羨功名熏灼，还须学问消融。有才无学总归空，反把凶灾受用。

这首《西江月》是单道那好刚使气的，往往容易受祸。你说世间最可恨的第一是这些柔眉阴险之徒。那一样心直口快的人，肚肠又干净，作事又爽利，为何容易受祸？只因他性忒条直了，一毫不去提防别人，那些人偏又暗暗在那里算计他，故此不能免祸。若是真正豪杰，就受祸他也不懊悔的。况且，那一个不羡慕他？那一个不钦敬他？决不像那起柔媚阴险的人，大则骗些富贵，小则讨些便宜，旁人正不知唾骂了多少多少哩！正是：

未受世间半点亏，自知难免千家唾。

却说当初汉高祖驾下一个臣子，姓彭名越，初为梁相，后来竟做大梁王了。他文武绝世，勇力过人，真个是虎豹处深林，蛟

龙居巨泽，人人畏服，个个胆寒。所以，他归楚则楚王，归汉则汉帝。那汉高祖全仗着彭越与韩信、英布这三个人的力方才灭得西楚霸王。论功行赏，彭越正封做大梁王。那高祖心中只是有些疑忌他。你说他是个有功的人，为何倒疑忌他起来？高祖想道他们夺得项王的天下，也夺得我的天下。故此一心倒要除了这几个人。那彭越自恃着有恩德于汉帝，汉是决不负我的，倒没一些算前算后之意。不料汉家先把韩信杀了，次后就轮着彭越，不由分说竟自将来醢了。那彭越这一股怨愤之气如何肯散？肢体皮肉虽然斫做肉酱，却一块块飞动起来，竟像不肯死的一般。那些汉人见了都慌得不耐烦，连忙把这肉酱倾于江中，只见那些肉酱都纷纷化作小蟹而去。所以，至今流传都把江口小蟹唤做彭越。有诗为证：

英名盖世莫能俦，却笑英豪惹祸尤。

空将肢体供刀剑，落日螭蟆水上游。

如今再说一个身虽被醢，却不曾变作小蟹的。话说春秋时鲁国卞邑人，姓仲名由，字子路。他一生禀性坚刚，赋性粗鄙；一心里专好着勇武拳力，浑身上都是些仇爽直气；语言有信，作事不苟。他家中是个村居，离城百余里，祖遗数椽破屋，更兼几亩瘠田，自耕自食，分明是乡农人家。只因他父母二人俱已年老，服习不得农务，身子空闲了，又思想与亲戚朋友常常往来，才好消磨日子。只为家事又不丰饶，不好说要移到城里居住，恐怕移进城去并无倚靠，何以为生？那子路体着父母的心，竟去城中赁一所空房，择一个日子，把家伙什物都搬了，来请父母二人进城居住，自己仍旧在郭外耕种，以为养亲之计。隔不得三日五日进来，定省一番，移柴运米，那一件不是子路亲身自做的？所以，卞邑城里城外的人，那一个不称赞子路，道他负米于百里之外。那子路虽然是个有力的人，也难道再没有疲乏的时节，怎当他一片真心实意，所以一些也不觉得劳苦。你说他负米时怎生光景？但见：



迢迢旷野，冉冉长途。度阡陌转旋顺，意浑忘肩背之艰，过村落来往如飞。不觉步履之苦，果是欲全一片心，全然不费三分力。

只因子路言行诚实，遂哄然名重一乡了。总是当先日的士人君子，就在畎亩之中身体力行的，不似后世这班寻章摘句之儒，略识几个字，便就哀巾阔带，终日摇摇摆摆，浪荡过了日子，把田园世产都抛荒了。假如子路这样人，便是真正君子，所以卞邑这一方就推尊他做第一个人物了。子路自己想道：“像我这样行去，自然是第一流人，难道世上还有高过我的？只我耳朵内常常闻得鲁国有一大儒，号为仲尼。他设教于洙泗之上，我少不得也要与他比一比手段。过了数日，只见子路冠雄鸡之冠，服豕豚之佩，又将长剑一把系于腰间，将去往见仲尼，乃先向父母处禀知。那父母见子路这等一个妆束倒吃了一惊。乃迎而问之，道汝今日为何盛服而来？子路道：“由闻鲁国仲尼当今之大儒也，由欲与之比德量力，决一胜负，非盛服不足以壮吾之威。”父母也免不得分付他几句小心谨慎的说话。那子路昂昂之气那里肯住，别过父母，竟自往洙泗去了。正是：

养成鳞甲思吞世，安排牙爪欲惊人。

那日，孔子正在堂上与弟子讲学。子路忽然至前，历阶而升却也并不行礼，惟拔剑而舞。那些弟子见子路舞剑，正不知甚么事故，大家一径散了。舞罢，子路乃问道：“古之君子，固以剑自卫乎？”孔子看了子路，私自回想道：“此人颇有仕道之器，他的好处固在这些气质上，那不好处也在这些气质上，止可通折，不可顺导。若收服得他，实乃吾党之干城也。复对着子路道：“古之君子遇不善则以忠化之，遇暴逆则以仁固之，亦何所待于剑乎？今汝之冠服甚盛，颜色甚盈，天下之人且孰有肯谏汝者？吾实为汝危之。大凡世间人，惟是这起刚直的人傲气固多，服善亦快。”子路听了孔子这些说话，顿觉心地明白。连自己也觉得这些一往之